

黑砂河的变迁

□李 梅

眼前的千年古铜都，现代文明城，绿水青山，小而精致。

面对高楼林立环境优美的新型城市化建设，以前那个横亘铜都半座城的黑砂河在哪里？离开过或归来的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发问。

黑砂河只是一条其名不雅其貌不扬的河流，但在老城百姓的心中却是一道难以抹去的城市符号。

巍巍铜官山，潺潺小溪流，黑砂河就是其中的一条水脉。它历经岁月，逶迤匍匐在主城区的咽喉要道，一路奔涌，撒着欢儿投向长江母亲的怀抱。

黑砂河它比不得万泉河的清冽，更比不过八里河的靓丽风光，它只是一条裹挟着大量尾砂的黄褐色工业废水沟。虽然尾砂坝建在上游，过滤了一些砂质颗粒，但是下游的尾砂滩还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黑色污染。

五十年代初期，小城还只是一个以采选、冶炼、加工而著称的新兴铜工业城市，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和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号召，举全国各地建设大军之力，艰苦创业全力发展铜矿资源。一时间，小城建设者云集，人口激增，沿黑砂河一侧便兴建起了众多的楼宇商铺，民居网点，矿山工业废水和着居民生活污水就顺其自然地倾倒了有口无言的黑砂河里。

铜陵港长江外贸码头的由来

□杨信友

金秋十月，位于铜陵市横港长江村的铜陵港长江外贸码头一片繁忙景象。一望无际的场地上，五颜六色的集装箱排列得整整齐齐，有进出口的外贸箱，也有进出口国内的内贸箱。装货车辆来往穿梭，码头上吊车林立，江面上一艘艘满载的中外货轮正在锚地待命……

铜陵港是安徽省长江航运五个港口中，第二个兴建外贸码头的港口。该港于1993年经国家批准建设，1996年投入运营。始建于1958年的铜陵港，由于多方面原因，建港三十多年一直没有外贸码头，港口一直没有对外开放。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的交通部正式批准建造铜陵港横港件杂货外贸码头。适时笔者在铜陵港宣传部工作，获此消息后，激动不已，在第一时间向省市媒体写出报道：“铜陵港横港件杂货外贸码头被交通部列为‘八五’重点工程，批准建造，总投资近亿元。预计该工程1993年上半年正式开工。”

铜陵市委市政府和长江航局高度重视此项工程，市长亲自担任该工程筹建领导组组长。港口抽调专门人员成立“港建办”，一名副局长坐镇指挥。正在这时，又传来更加振奋人心的喜讯，1993年元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铜陵港为对外籍轮开放一类口岸。

建造上亿元的外贸码头，可不是一件小事。在码头正式开工之前，港口相继在天井湖宾馆召开了名目繁多的工程论证会、报告会。而每次会议之前，铜陵港宣传部总是早早得到消息，负责宣传报道和部分会务工作。

1993年5月6日，铜陵港长江外贸码头建设工程在完成前期大量工作后，正式举行开工仪式。承担此项工程建设的交通部三航局三公司，调集60米高打桩船、三艘拖轮、12艘驳船和100多名施工人员前来参战。为了做好该工程开工的宣传报道工作，铜陵港宣传部门及时向市和省驻铜媒体汇报，得到大力支持，他们扛着“长枪短炮”早早赶到现场。5月6日上午11时18分，在彩旗飘扬、横幅高挂，鲜花锦簇的开工仪式现场，当市长庄严下达“铜陵港横港件杂货外贸码头现在正式开工”的开工令后，大江之畔的打桩船顺利打下第一根水泥桩。顿时，停泊江边的所有拖轮汽笛长鸣，岸边鞭炮震天……央视《新闻联播》、《财经报道》等4套节目，以及省市多家媒体纷纷报道了这条消息。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经过全体施工建设者战严寒，斗酷暑，夜以继日的顽强拼搏，铜陵港横港件杂货外贸码头终于在1996年3月建成投入试生产。1997年，该码头开辟内外贸货物11种，运载发往日本、韩国及欧美等国远洋轮34艘。铜陵港几代人梦寐以求的“让铜陵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铜陵”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如烟往事

不息的河流，载着这个城市的呼吸，伴着每一个阳光灿烂拼搏奉献的日子，从人们的心底流过，于烟火漫卷的生活中与河流朝夕相对，任岁月无痕地划过历史的天空。

超负荷的黑砂河反抗过，梅雨时节决过堤回过涌；不堪重负的黑砂河咆哮过，浸泡了矿工家庭的平房小院。黑砂河效应带来的直接危害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可污染颗粒物严重超标。与此相悖的是，在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双重需要下，黑砂河的排泄与支撑，仍须负重前行。

然而，这样的污染现状，让人揪心，令人反思。位列世界500强的铜陵有色不答应，历届市委领导不答应，党中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境保护政策也不会答应。

思想意识决定方向，行为决定成效。小城保护环境的意识觉醒得比较早，治理黑砂河流域环境的攻坚战始于1974年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铜陵有色上下齐心从污染源头抓起，进行杜绝扬尘的有效治理，率先在尾砂滩上覆盖黄土层，改变土壤结构。1978年开始全线清理黑砂河河道，开渠筑岸，加盖钢筋水泥预制板，使裸露在风雨天光之下的河水隐蔽成潜流暗涌的地下河道。于河道沿线填土植树，栽种花木果树，再结合铜工艺特色，在改建扩建的街道上、花园里嵌入铜雕塑元素，把苏州园林的园艺特色融入到小城的改造

与建设中。

经年的战天斗地，换来了小城美好的人居环境。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铜陵，政府加大了对绿化、美化、亮化工程财力、人力、物力的投入，先后建成了长江路带状公园、黑砂河生态景观带、尾砂坝铜草花基地……

喔，黑砂河，铜都的父系河，在建国初期默默奉献，忍辱负重砥砺前行；在致力于环境保护事业的今天，甘于寂寞无声退隐。以它宽广的胸怀、肥沃的土地，孕育出一座靓丽崭新的铜工业城市。

沿着黑砂河的轨迹，行走在它宽阔繁茂的街心公园，我仿佛看见历年来的开拓者们，光着脊梁在烈日炎炎下疏浚河道，垒石筑岸。鲜红的党旗迎风招展，激越的建设者们正和着劳动号子撬动预制板，辛勤的园林花农正汗流浹背地规划绿地，栽种种树，打造人文景观。

俱往已，昔日千疮百孔的黑砂河，经过铜都人民几十年来不间断的持续改造，终于发出层层绿意勃勃生机。黑砂河以它崭新的形态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更替，人与自然的和谐，景与城的相得益彰。

如今的黑砂河，处处改造层层净化，早已化污浊为清流，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铜都大地。远观，黑砂河醉卧江边，绿意葱茏，一派生机盎然。走进黑砂河生态景观区的林荫步道，小径绵延，处处曲径通幽。与三五友人一道，

徜徉其间，着红染绿情景相交，自是美不胜收。因毗邻江边空气湿润，园区内到处氤氲着花草树木的清新气息，充沛的负氧离子游离在小城的上空。自然生态的改变，也吸引来众多的鸟类来此栖息，晨练暮归时，总有莺啼鸟鸣之声近耳，入心。

古有诗仙盛赞“我爱铜官乐，拂尽五松山”的旷世美景；今有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分外垂青。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熔旧铸新铜都精神的指引下，黑砂河在千年青铜古都的八宝之地上实现了华美转身。

虽然黑砂河已隐于地下，不为我们所常见，但是，每一位铜都人都明白它与我们同在，与那些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同在，与日新月异的幸福生活同在，自有一种安逸一份满足常伴心间。

翻阅了一条见证铜都发展壮大的河流，如同与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对话，那种怀旧式的人文关切是深沉的、厚重的，是一次饱含乡土情结的灵魂沟通。

我以为，实现山水铜都，幸福铜陵的发展目标是与黑砂河的变迁分不开的。这个昔日渡江战役的江南解放第一城，正以矫健的步伐迈向美好的明天。追述黑砂河从无到有是对历史的尊重，讲述黑砂河从有到无是对未来城市的期许，关乎民生，造福后世。

今日的黑砂河，不正是老舍笔下翻天覆地的《龙须沟》吗？



美丽乡村

过仕宁 摄

时光拾遗

□陈保峰



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当支离破碎的慌乱占据心扉，静静地走在时光隧道，连黑夜都在嘲笑我落魄的模样。几经努力过后，依然抓不住旧日时光的影子，用苦涩的微笑望往昔慢慢走远，天边的几片云彩抹去淡淡的忧伤，或许我应该学会去调和这虚渺的等待与无边惆怅。

满载青春记忆的时光，怎么说就忘了呢？那一段记不起的时光流逝了华年，漫长的等待淹没了曾经的过往。小时候，以为满天繁星是神秘的天使，长大后才发现，愿望只是每一次希望破灭后的满地疮痍。一些事，或许难以忘记，但却又是下一次失望的前奏，而天空则是一幅悲凉的画卷，画满了每个人仰望的孤独与忧伤。彷徨过后，真正懂人老的不是无情的岁月，而是吞噬灵魂的无休忧伤，今天在夕阳下优雅地喝着下午茶，明天却摔得满嘴泥巴，本以为有牡丹花的命运，却过着狗尾巴草的生活，本想以一朵花的姿态行走于人世，看过这世间繁华，花开成景，花落成诗，然而年华燃尽，却化为了彼岸曼陀。风来，尘飞，一切如梦。人来，人去，转眼成空。

叶子的离开，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有一种成长的痛，总在得与失之间抉择，若是不能热烈地迸发，便在一声不响中沉寂，然后在沉默中再一次迸发，人这一生就是一次锤炼的过程，需要在千锤百炼后方能认真走好每一步。曾经以为念念不忘的人，

在念念不忘中忘记；曾经以为踌躇满志的希望，在失望之后渐渐看淡。有道是花开生两面，人生佛魔间，心微动奈何情已远，物也非，人也非，事事非，往日不可追。

有时也想听一曲风声，画两道身影，说一次三生有幸遇见。奈何岁月长，衣衫薄，欲为万里赠，奋奋山水隔，再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眼花开，一眼花落，落满地残笑，笑苍生愚痴。萧瑟的流光里，漂浮的尘埃蔓延至手心，却又是错落有致的指间浅纹，忘不掉的名字像爬满篱芭的蔷薇，绚丽了一个季节的梦，曾经的故事如月光下的流水，一去不复返。在没有月亮的夜晚，让星星来点缀夜空，蓝色的夜落在世间，只需记得，记得熟知的曾经在悲伤后依旧安然。

惜何须执手问年华，不必试着去遗忘，时间总是能淡忘一切，花开花落花常在，人来人往人不同。晚风吻尽荷塘叶，任他醉倒在池边，谁为谁画地为牢，谁又为谁沧海桑田，如果时间留下的烙印还不能被遗忘，那么就用烈酒去消灭所有的悲伤。风吹起破碎的流年，曾经的笑容摇晃摇晃，却已成为旅途中的点缀，看天、看雪、看季节的暗影深深。而纷乱入世间，除了你自己，一切繁华皆是背景，寻着曾经走过的熟悉的街巷，却只

有你自己的身影，把情感寄托在街尾，以陌生为名祭奠失去过往。

绚烂的夏花，有它执着的美，我却在凝视秋的甜蜜，在心跳放逐之前，我把某段时光的指针拨回原样，在宁静的夜里领悟着走过的所有静谧，黑与白之间，我只选择黑白，一边微笑着一边哭泣着，在世界的角落，连寂寞都在笑我大堕落，花开彼岸，我却在彼岸看花开花落，无奈的几许浅笑，却又似流水般的温柔。风起舟摇柳叶飘，千年若梦酒言宵，给回忆加一层朦胧，遮掩这许多无关紧要的忧伤，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已不再完美，而悲伤，只是一种唯美。

每一个故事都会结束，每一个故事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就让往事如风随风，昨日花开花落都已是梦，把生活填上词写成曲，继续弹奏下一个音符。花的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时间的沙漏沉淀着那些无法逃离的过往，而记忆的双手却总是能拾起那些明媚的忧伤，彷徨过后，灯火继续闪耀，人生继续绽放。华年，只是手中跌落的繁华，静静地在时光的辗转中寻找最初的灵魂，那些被遗留在时光里的尘埃，刻画成了美丽的纹路，那些被岁月覆盖的花开，已白驹过隙成为空白。余生，我愿为树，以一叶之灵，窥尽人生。



铜官山

四月北京，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王彬先生领着我们到北京进行了一次文学地理的寻访。

寻访是从纸上开始的，王彬先生先以《北京的历史地理与人文地理》为题洋洋洒洒开讲，为我们勾画起北京纸上的文学地理。他说：文学地理，是从地理的角度观察和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对作家、读者与研究者们而言，地理是一个真实、具体的信息“场”，既可以提供已往的历史，也可以提供鲜活的现实，可以抚摸、感受、凭吊、研究。北京有三千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其文学地理面貌丰富，宣武门外魏染胡同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诗人吴伟业的踪影，广安门内大街报国寺有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顾炎武的足履，海淀区上庄稻香湖畔有清代康熙年间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居所，崇文区磁器口十字路口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故居……岁月流转，这些名字或许已销声匿迹于皇城根的尘土里，却留下了文学的“乡愁”。

之后，王彬先生领着我们开始实地寻访鲁迅了。从晨光中出发，我们穿过西城菜市口大街，来到被高楼大厦挤得窄而破的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就坐落此间，若不是门口墙上挂有铭牌，真看不出它与其他大杂院有什么不同，那便是鲁迅赴京最初立脚的地儿。绍兴会馆建于1826年，据说院内原有大红柱子、廊子，还有一个用来供奉清代绍兴历年应试中举名匾的大殿，现在都被拆了，整个院子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曾经的绍兴会馆有九个独立的小院，鲁迅所居的院落是最清静的一角。1912年5月某日晚上，鲁迅抵京入住绍兴会馆，初居藤花馆西房，半年后“移入院中南向小舍”，后又“以避喧嚣入补树书屋住”，在此一住就是近八年的时光。时至1917年，应鲁迅的推荐，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聘请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周作人抵达北京后，也住进这所会馆。碰巧的是，这俩兄弟的祖父周福清点翰林时，也在这家会馆待考候补过。补树书屋是一个偏僻幽静的独院，因院内一株大楸树被狂风刮倒后，又补种了槐树而得名。鲁迅住进补树书屋后，在“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的槐树下，创作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

庭院深深，槐影蔽日，这是怎样一棵槐树呢？鲁迅的好友孙伏园之弟、曾为鲁迅散文诗集《野草》和译文集《小约翰》画过封面的画家孙福熙，写过一篇散文《北京乎》，其中写到那棵槐树：“在绍兴会馆中，大清早醒来，老鸹的呼声中，槐花的细碎飘坠如雪，两株大槐树遮盖全院，初晴的日光从茂密的枝叶缺处漏下来，画出青烟颜色的斜线，落在微湿而满铺槐花的地上，留下蛋形与别的形状的斑纹。新秋的清爽就在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来，我投怀于我所爱的北京。”——作为画家，孙福熙留意的是日光下槐树的光影。而在鲁迅的小说中，槐树则是频频出现的叙事道具，他笔下的人物在

酒楼中、病床上，看着槐树的叶隙，反刍尖锐的疼痛。补树书屋的这棵槐树见证了笔名“鲁迅”和“狂人”的诞生，也许就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

此后，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巨大声誉，也带来稳定的收入。周氏兄弟离开绍兴会馆，搬至自己购下的八道湾庭院，在那里有过一段周氏合家团聚的美好时光。四年后，因兄弟失和，鲁迅偕夫人朱安，离开八道湾11号，迁至砖塔胡同。1924年5月25日，鲁迅又从暂住的砖塔胡同移住阜成门内大街，直至两年后离开北京。

“一街看尽七百年”，阜成门内大街是北京最古老的大街之一。走进这条京味浓郁的老街，喧闹声渐渐听起来，一股老北京的韵味扑面而来。这里是鲁迅博物馆的所在，门口是鲁迅先生的汉白玉半身雕像，从雕像西侧向里走，一条甬道北侧有一座青砖灰瓦的小院，锈迹斑驳的门牌上依稀可辨“西三条胡同21号”的字样——那就是鲁迅故居。走进四合院，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棵枝枝叶茂密的白丁香，据说是1925年春日鲁迅亲手植下的。小院内正房三间，分别为鲁迅母亲、前夫人朱安住室和会客室，中间为起居室，起居室后接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俗称“老虎尾巴”，那就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老虎尾巴”里放着一个老式的三屉桌，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一个木制笔架、一只装在硬木盒里的砚台，还有一个旧马蹄表和一個烟灰缸，桌前一把藤椅——《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三本文集和《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一部分文章，便是在这灰黑的院落中问世的。而这院落里也有着丁香的花事，当年许广平和鲁迅常在这里聊天，后来她忆起心中的“老虎尾巴”时说：“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芽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硕果坠地。”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里曾住过怎样的一個人？

斜晖脉脉，小院中的丁香依然茁壮，和红漆褪色的木质门窗相互映衬。那时若是深夜，“老虎尾巴”里定会有一盏油灯亮起，一个长衫飘飘、唇上胡须形如隶书“一”字的人，或坐在藤椅上秉烛疾书，或立身窗下手捥纸烟深思，脸上有着桀骜不驯、遗世独立的神情——那瘦削坚硬的身影，曾在旧中国的暗夜里奔走，现已逆光成一幅木刻了。

……在北京胡同里走走寻寻，会迎面遇见怎样的人？一女生曾去过地坛公园，那里曾是古代皇帝祭祀皇地祇神之处，也曾有个叫史铁生的人在那里坐着轮椅，仰望苍穹思索着生命的意义。女生说：她在那座古园里看见一个男子摇着轮椅缓缓而行，虽知史铁生已逝，但还是拍下了轮椅男子的背影。

初铜冠

王松林作

杨苏琦作

雄關漫道真如
鐵而今邁步從
頭越

郭錫廷主席紀念張雲
歲次壬寅年秋蘇琦書

和

天風雨順地
人和百業盛
萬事興

王雲秋書

德善高厚
地天養賜
人福

壬寅秋月
蘇琦書

季學文作

查林作